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九十五之四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孔門諸子言行四

史記顏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
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
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
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
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
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家語

顓孫師字子張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
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孟子

註琴張子張也為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
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按張謂琴牢耳趙

氏此說不
識何據

禮記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

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

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

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
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
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
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
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

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

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

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家語次第不同

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

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
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
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
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
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畧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
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
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
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

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

怨言調說則民不辦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
之生徵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
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
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
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
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
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
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

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益民不可以不知民之

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
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益民不臨以高
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
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
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

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孔叢子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

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

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

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
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
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
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子
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
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

組紉織經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
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
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
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
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
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
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
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

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禮記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檀弓

說苑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中論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

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

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

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莊子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

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徇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徇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庶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禮記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之喪

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檀弓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

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家語宓不齊魯人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

孔子大之

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
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

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
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
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
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
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
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
治單父

家語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

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

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宥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

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

也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
鯿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
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
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

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
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今已

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
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
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宓子賤為之怒吏
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
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
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

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誥雖治猶未至也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

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

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
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
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
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
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
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
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
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

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

繼矣

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

雖瘁臞猶未有益

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擻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戰國策作服子漢書儒家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韓非子田明辜射宓子賤宓子不免於田常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宋書云畢萬保軀宓賤殘領

史記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

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邸宰孔子曰賊

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家語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

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
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禮記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
以為難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
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
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
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
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弓檀 子

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衲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

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記○雜

說苑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

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
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
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
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
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

歟

○文選注云衛蒯聵亂子羔滅

髡鬚衣婦人衣逃

出
子子臯為獄吏跲人足所跲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
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
臯從出門跲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
子臯問跲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跲子之足是

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
朋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
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
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說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
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

史記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
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
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
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

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慙不悻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注云魯人

家語原憲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

於衛

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桶
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
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也原憲抑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史記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子說

○注云魯人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

家語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曰子之齒可以

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孔叢子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漢

書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

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

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

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

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

見得無數卜乎

○家語作漆雕憑

史記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家語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

好古道 新論有子惡卧
自碎其掌○荀子作焯

禮記有若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貸

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
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
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
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
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
貧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檀弓 遣車視牢具
疏布綦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糒有子曰非禮也喪奠

脯醢而已

○雜記

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禮記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檀弓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

子周急不繼富

家語公西赤魯人東帶立朝閒賓主之儀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

友處

孔叢子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

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
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
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
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史記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
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
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

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家語澹臺滅明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

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為名

家語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

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

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

之宰子

○史記云貌惡家語云有君子之容未知孰是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齋千金之璧於河

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讐遂使勿葬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禹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荅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

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家語南宮韜魯人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

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

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檀弓

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

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
子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
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如孔
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
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
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

之道殆將廢矣

韓非子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

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

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
所與居在所與謀也○索隱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緇
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讀史訂疑辯其為二人按括
一名緇是為南宮閱左傳作說即南宮敬叔也蓋兩人
俱事孔子故誤

史記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
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
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
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

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注云魯人 家語 巫馬期 陳人 字子期 孔子將近

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此事論衡以為子路史記但云弟子而家語又云巫馬期各不同也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

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

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

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闐然投鎌

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

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
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
能執耒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
使汝願者

史記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
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

馬

史記曾歲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

子喟爾歎曰吾與歲也

家語曾點曾參父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馬論

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論衡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

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家語

司馬黎耕宋人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史記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

知人

家語樊須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史記公治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

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家語公治長魯人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海

錄公治長辨鳥雀語云喙喙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牛折角叔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留青曰札云公治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

其舍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

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

羊者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

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

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

飛鳴其上呼之曰公治長公治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治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鄙俚

史記公哲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

都唯季次未嘗仕

家語公哲哀魯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

孔子特歎賞之
顏原公析困饑於郊野

潛夫論

史記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

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
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
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史記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注云楚人家語公孫龍衛人

說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
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投吾師以學於子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
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

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史記顏高字子驕

家語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

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公良孺字子正

家語公良孺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史記秦商字子丕

○注云楚人又云魯人 家語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厘

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史記叔仲會字子期

○注云晉人 家語叔仲會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

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

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史記孔忠

○注云字子蔑家語孔忠字子蔑

家語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若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身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史記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

瞿瞿傳楚人駢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

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家語商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史記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顏幸魯人字子柳

史記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冉孺魯人字子魯

史記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曹卹

史記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伯虔字楷

史記冉季字子產

○注云魯人家語冉季字子產

史記公祖句茲字子之

○家語公祖茲字子之

史記秦祖字子南

○家語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史記漆雕哆字子斂

○注云魯人家語漆雕哆字子斂

史記漆雕徒父

○注云字子有家語漆雕從父字子文

史記壤駟赤字子徒

○注云秦人家語壤駟赤字子從

史記商澤

○注云字子季家語商澤字子秀

史記石作蜀字子明

○注云成紀人家語石子蜀字子明

史記任不齊字選

○注云楚人家語任不齊字子選

史記后處字子里

○注云齊人家語石處字子里

史記公夏首字乘

○注云魯人家語公夏守字子乘

史記奚容蒧字子皙

○注云衛人家語奚蒧字子皙

史記公堅定字子中

○注云魯人或曰晉人家語公肩字子仲

史記顏祖字襄

○注云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史記句井疆

○注云衛人家語句井疆字子疆

史記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罕父黑字子黑

史記申黨字周

○注云魯人或作棠即申振也家語申績字子周○或作績

史記顏之僕字叔

○注云魯人家語顏之僕字子叔

史記榮旂字子祺

家語榮祈字子祺

史記縣成字子祺

○注云魯人家語懸成字子橫

史記左人郢字行

○注云魯人家語左郢字子行

史記燕伋字思

家語燕伋字子思

史記鄭國字子徒

家語薛邦字子從○史記蓋誤薛為鄭以邦為國避漢諱也

史記秦非字子之

○注云魯人家語秦非字子之

史記施之常字子恒

家語施之常字子常

史記顏噲字子聲

注云魯人家語顏噲字子聲

史記步叔乘字子車

注云齊人家語步叔乘字子車

史記原亢籍

家語原亢字子籍

史記樂歆字子聲

注云魯人家語樂欣字子聲

史記廉潔字庸

注云衛人家語廉潔字子曹

史記狄黑字皙

家語狄黑字皙之

史記邾選字子斂

注云魯人家語邾選字子斂

史記公西與如字子上

家語公西與字子上

史記公西歲字子上

家語公西歲字子尚○自顏回下三十五人言行可考自顏幸下三

十八人言行無聞已上七十有三
人史記家語皆有而名字互異

家語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禮記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

弗果用○檀弓

家語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疔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道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
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
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
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
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
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家語縣亶字子象

已上三人家語有史記無

史記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
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正○
義曰家語有申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諛愬之
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按今家語申績或
作績又非名僚者
蓋傳寫之誤也

史記秦冉字開

史記顏何字冉

○注云魯人家語字
稱而今本家語無

史記鄔單字子家

已上四人史記有家語無
漢書儒
家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

子之弟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後論衛周人世碩以為人
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
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
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
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

史記傳仲尼弟子七十有七人注云孔子家語亦有
七十七人然今之家語止七十六人耳史載顏何字
冉注云家語字稱顏氏八人而今之家語止七是誤
脫顏何一人也諸姓名之相亂者如壤之為穰后之
為石堅之為肩罕之為宰祖之為相旂之為祈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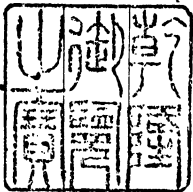
為守級之為級歎之為欣異之為選或以形誤或以音舛是皆可以意會者無論已論語申枵包咸注曰魯人鄭康成曰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本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則是一人而有五名皆傳寫之訛也史記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論語南宮适問於孔子注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按史記括字子容家語韜字子容适之與括縚

之與韜用字偶別一人固有二名矣初未嘗指為孟氏子也左傳稱孟孫屬說與何忌師事仲尼說謚敬叔史注又云南宮閱是一人四名互見於經史之中此則先儒失考合二人而為一耳史記與家語其差異尤甚者史有公伯僚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載陳亢琴牢縣亶又史記所無夫陳亢擬子貢於夫子而知殉葬之非禮琴張欲弔於宗魯孔子止之而與曾點並稱為狂士是猶得為孔子徒也公伯讒愬之人

亦可列為弟子乎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其去取今不可考至如傳記所稱仲孫何忌南宮敬叔顏讐由漆雕憑以及林放闕黨童子之屬衆矣或不得與於七十子之列左丘明與夫子同時夫子稱之依春秋以立傳而不在及門之數是又可疑也陳蔡之厄從者十人列為四科而曾參不與非參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此說固已妄

謬而仁山金氏以為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而不及曾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歿後暮年之功或過於顏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游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特呼參而告之曾子之學非游夏可及其不俟暮年也甚明若夫行列四科則聖門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居樂道季次之未嘗屈節公西之閒於擯相顓孫之美譽寬博宓子之治單父子臯之化成人有若之強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十子寧云有

愧然則陳蔡之難不及從遊者奚為獨疑於曾子一人乎自衛反魯刑定垂教道彌尊而學者彌衆傳稱弟子三千達者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斷斷洙泗之間濟濟一堂之上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嗚乎盛哉



繹史卷九十五之四